



西藏文学丛书

夏日无痕

—— 西藏小说选

《西藏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文学丛书

夏日无痕

—— 西藏小说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西藏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永红 杜冰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无痕:西藏小说选/《西藏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6

(西藏文学丛书)

ISBN 978-7-80057-901-1

I. 夏... II. 西...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970 号

夏日无痕

——西藏小说选

《西藏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出 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 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电 话 (010)64892902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印 数 3000 册
字 数 301 千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057-901-1/I·73
定 价 21.00 元

吉米平阶

总
序

“西藏文学丛书”一套七种，经过紧张的编辑整理，终于成稿出书了。这套丛书是自1999年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西藏本地作家藏汉文创作的小集，概略地展示了七年来西藏文学创作的脉络，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藏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窗口。

1999年以来的西藏，在“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光辉历程中，实现了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从字面理解，这只是两句话，但这两句话中包含的深刻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尤其是文学的内容，是任何一个作家穷其一生也难以完美表现的。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下，那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变化，他们的情感历程，他们的喜怒哀乐，真是一座庞大而神秘的宝库，让人好奇，让人向往，让人激动，让人兴奋。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藏的文学家们，通过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向我们传递出西藏社会的点点滴滴、形形色色，我们

看到了在西藏大地流传千年的传说被现在的讲述者赋予的新内容(《西藏民间传说集锦》藏文卷),我们体会到在改革开放英明政策的指引下,西藏广大农牧民物质、精神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西藏的年轻人在现代生活面前的迷茫和追求(《西藏小说评论选·时代明镜》藏文卷、《西藏小说选·夏日无痕》汉文卷),我们感受到时代发展强劲的足音(《西藏报告文学评论选·镌刻在西部的忠诚》汉文卷),我们听到了西藏儿女满怀深情的歌唱(《西藏诗歌散文选·雪山赞歌》藏文卷、《西藏诗歌散文选·西藏行吟》汉文卷),同样,我们也看到一支以藏族为主由多民族作家组成的创作队伍,秉承时代的召唤,满怀对西藏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忠诚,通过对生活的感悟和提炼,茁壮成长。翻阅这些文学作品,在感受西藏翻天覆地发展变化的同时,又像是在与老朋友娓娓而谈,在与新相知真诚交流,文学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薪火相传中,积淀起来,蓄成大势。

“西藏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财政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得到了《西藏文学》、《西藏文艺》、《邦锦梅朵》等编辑部门的倾力配合,使我们得以在浩繁的中国当代文学长卷里,领略西藏新时期文学的魅力和风采,同时,它也是献给第四次西藏自治区文代会暨西藏作协等十个文艺家协会全区代表大会的一份贺礼。

2007年5月6日

目 录

1

目
录

总序	吉米平阶 / 1
盗牛贼	加央西热 / 1
情感认证	张祖文 / 10
杀手	次仁罗布 / 22
天高云淡	罗会安 / 32
假装没感觉	敖 超 / 51
夏日无痕	朗顿·罗布次仁 / 70
惑者	刘晓丽 / 95
故乡病人	达娃次仁 / 120
阳光在摇晃	唐 再 / 128
纯情年代	琼 吉 / 146
边缘	鲜 明 / 154
尘网	次仁罗布 / 171
帕古村记事	郭阿利 / 190
天意指引	格 央 / 234
圣水河	冉启培 / 305
阳光背后是月光	班 丹 / 332

盗牛贼

加央西热

盗
牛
贼

浪卡骑马时的姿势非常优美——左脚抬起来刚刚踏上铸有鳄鱼图案的马镫，青色的高头大马就打着响鼻向前冲去，这时的浪卡就像一支羽毛，轻盈地飘到马背上。

月亮像一个银色的圆盘快速地向西移动，从云缝中露出的月光，轻轻地洒在雪地上，给人以清爽洁白的感觉。索保·黑痣的名字如雷贯耳，关于他的故事在草原上流传了多年。浪卡曾梦想过当索保·黑痣那样的侠士，其实不仅他有这样的理想，别的牧家孩子也都做过这样的梦。如果说浪卡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的话，关于黑痣侠士的故事对浪卡来说更直接一些。据说索保·黑痣是浪卡爷爷的爷爷，是藏北有名的大盗，但是浪卡从来不想用大盗这个词来称呼这位他敬重的爷爷。

雨后的桑雄草原，宛如出水的芙蓉，草叶尖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

遥远的地平线，一支马队像火星一般滚来。不大一会儿，那支马队风驰电掣般来到浪卡的跟前，马队有三个人，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个个斜背着钢枪，别着大小腰刀。在那个年代背着钢枪的人是很难见到的。“小伙子，家住哪里？令尊尊姓大名？”其中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策马挡在他的前面问。

“我家住在桑雄。家父索保·多尔吉。”浪卡回答说。

“呵，原来是索保家的公子。”大汉打量着他背上锃亮的步

枪。“想不想当一名像你祖爷黑痣那样的英雄啊。”他看了看用袖口捂着脸的汉子，“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杂玛阿札。”

浪卡听到杂玛阿札这个名字时，心中的感受是难以言表的，到底是高兴还是惊恐，俗话说的“骑着老虎的猎人和缠上强盗的佣人”，就是形容眼前的进退两难。作为马背民族的一员，在他心目中只有两个仰慕的人物，一个是西部的江孜泽锦，另一个就是眼前这位杂玛阿札。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他毫不犹豫地策马扬鞭，和杂玛阿札一起踏上了闯荡西部的征途。他要承担起一个马背民族神话般英雄故事的传承。传承这样的故事并不像在帐篷里讲述《格萨尔故事》那么轻松。这是一条漫长而惊心动魄的人生旅途，有一首侠士之歌是这样唱的：

我侠士没有帐篷，
上苍天就是帐篷；
我侠士没有垫子，
下大地便是垫子；
我侠士没有坐骑，
藏野马就是坐骑；
我侠士没有财富，
官老爷的家产就是我的。

杂玛阿札看到浪卡的加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小子终于来了。”听起来好像一直在等着他的加盟。他们一路唱着侠士之歌：

往西走啊往西走，
往西部那仓部落去，
黑牦牛的家乡在那仓；
往东走啊往东走，
往东汉地斯林^①去，
骏马的家乡在斯林。

一支轻骑兵向西行进了十多天，跨过数不清的部落和村庄，一路上要吃要喝，沿路的牧民都给送来。他们到达阿札朋友家的那天，阿札的神情变得像大海一样难以揣摩，他甚至对浪卡说：“头脑要像鹞子一样灵活。”这是阿札对浪卡说的第二句话。浪卡明白了阿札话中的话，虽说朋友之间笑脸相迎、酒肉相待，但是心里谁都明白笑里藏着利剑。阿札的朋友是一个矮墩墩的西部牧民，梳着两根粗辫子，一种夸张的讪笑总是挂在脸上，对阿札是一口一个“侠布”。“侠布”的意思是结拜兄弟，阿札对朋友的热情报以不冷不热的微笑。那位胡子拉碴的大汉叫边地，是阿札的心腹，阴阴地坐在阿札旁边，像阿札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连阿札蹲便时都跟在后头，像一条饿狗。浪卡经常和阿札的马夫在一起，听他讲阿札过去打劫的种种故事。晚上，他们都睡在离村子不远的草场上，严格地说，他们都不敢睡在朋友家里，睡在野外的感觉非常好，听着“叮当叮当”作响的马铃声。从他们住进朋友家的那天起，朋友家两匹杂色的青马和一匹棕色的马就没有离开过马厩。他们离开的那天早上，阿札问他的朋友说：“这里到果神山还有好几天的路程吧？”他朋友却说：“我们家的公牛都放在阿龙谷里。”好像阿札在打听他家的公牛。他还说：“不过那里有几根棍子。”他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高明，连马夫和浪卡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暗示、一种警告。不过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像一支箭穿进

① 斯林：指青海西宁。

阿札厚实的胸脯，直直地扎进他的心脏，阿札的脸上立刻有一片乌云掠过。他们离开朋友家向西进入一个坐西朝东的山谷，回头瞧瞧朋友家，的确是理想的牧场，西边是一座高大连绵的山脉，前面有条叫玛曲的藏布江，江两岸是墨绿色的那杂草场，群山被青青的牧草覆盖。他们绕过朋友家的后山行进了大半天，再朝东进入大山的一条沟壑，把自己藏起来。这条沟壑像大山身上的一道疤痕，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几条汉子在夏季的烈日下懒洋洋地吃着羊肉耗时间。马儿们有些骚动不安，它们打着转转，你推我撞，浪卡的那匹黑色的白蹄马，像毛驴一样长长的双耳扫向后边，向同类发起进攻。一阵骚乱之后，又恢复了平静，等待，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归牧时分，给那些骚动不安的马喂了一袋料。边地说：“我和阿札到山上察看一下公牛和拿棍子的人。你们要看好马，如果马被人抢了……”边地的眼里闪着凶光。阿札和边地摘下铃铛藏进各自怀里，顺着沟壑下到山脚，太阳像一团余火躲进了西边的山头，黑暗慢慢吞食着夏季牧场美丽的景色，罪恶的黑手悄悄地伸向那堆燃烧的篝火，栖息在牛粪里的昆虫炸开的声音噼啪作响。这里的牧民从来没有拴牛的习惯，牛群散落在篝火周围，还有几匹缚着脚绊的马像野兔一样蹦跳。篝火旁边的几个男人就是阿札朋友暗示的武装牧人。阿札沙哑的喉咙里发出了“格嘿嘿——”的冲锋号令，从他的枪口喷出的火花与牧人的篝火划破了夜间宁静的黑暗。刹那间，马的嘶鸣与响鼻声、人的吆喝与呐喊声、踩踏地衣的轰鸣声汇集如泛滥的黑色的河流向东流淌。受惊的牛群，摇动着尾巴，碰撞着，颠簸着，偶尔一些恋家的牛像激浪中的漩涡，从盗牛贼的枪口下冲出，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几个同伴返回故里。当东方的山头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浪卡才发现只抢得二十多头牛。浪卡说：“等等他们吧。”阿札没有二话，像一个听话的副官，命令两个手下烧茶做饭，空中没有巴掌大的一片云彩，太阳白花花地直射下来，地气把远处的山悬在空中，四个盗牛贼抱着各自的马鞍睡在拴马的木

概上面。傍晚的景色非常迷人，卧了一天的野兔出来觅食，紧张紧张地度过白天的藏野驴、黄羊等野生动物们开始放心地食草。边地以胜利者的口吻说：“你朋友说得对，他们手中的家伙就等于木棍，一枪没有放出来。”浪卡斜眼瞅了一眼边地，以不屑一顾的语气说：“还不到时候。我们走吧。”好像他们就是他们当中的头儿。不过就这么一次行动，浪卡变得异常沉着冷静，像是多次经历过盗牛的老“猎手”。边地早就看不惯这个傲兮兮的小毛贼，这下他气得脸上的疤痕都绽开了花，他把枪口对准了浪卡的胸口，说：“你一个小毛贼，竟敢对老子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他说得对。我们走吧。”阿札说。这座山的形状有些古怪，五条山梁像老人的手背，壑中藏匿了太多的故事。浪卡悄悄地跟在三人后面，当他们绕过一个山弯时，前面响起了枪声，这是阿札意料之中的事情。阿札和浪卡随机各自占领了一个理想的地形，阿札努努嘴，让边地跟在浪卡后面。浪卡躲在岩石后面，笑嘻嘻地擦拭着弹头，说：“我这里可不大安全，藏好你的坐骑。”听起来丝毫没有要还击的意思。边地听到阿札苏式步枪冷冰冰的几声枪响，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从两块石头缝隙中伸出枪，向对方扫射了一阵，回头看看浪卡，浪卡那顶宽边毡帽放在一块石头上，被密集的子弹射了几个洞。他身边的另一个场面，使他差点失去了理智，他坐骑的后腰椎中了弹，身子垮下去一半，两条前腿颤巍巍地支撑着高大的前身。气急败坏的边地站起来，大喊：“浪卡，你这个小毛贼在哪里？”又一阵枪声使他不得不藏起来，突然间，他感到左边袖子里湿漉漉的，才发现自己的左臂中弹了。“格嘿嘿——”对面发起了冲锋令，浪卡和阿札从两面向山凹里冲来的牧人们发起攻击。冲在最前面的马翻倒了，紧随其后的两个人应声栽下马来，另外两个人勒住马，似乎有些不知东西南北。阿札跨上白马像一道闪电冲了过去，大吼：“投降还是留下尸首？”阿札的朋友从死马下面爬起来，说：“侠布，你赢了，随你吧。”浪

卡这才从山上不慌不忙地下来，对阿札的朋友说：“你的地方不错。你让我们的副官挂了彩，还打死了他的坐骑。”阿札说：“我们只要一匹马。那几头牛一半算是我的战利品，一半作为你的战果，你在部队中也好有个交代。不过这不能都怪我，要不是你提醒我在你的牧场上有几根棍子等着我，我也不会贪婪到对‘侠布’家的牛下手啊。‘侠布’之间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呢？”说完向放牛的马夫打了一个手势，让他生火烧茶。开战的双方围着篝火坐下来喝茶吃肉，像是邂逅的朋友。他们的话题转到古老的神话故事上——还好，虽然双方伤势轻重不一，但总算没有死人。

翌日，九个敌对的人分成两拨向相反方向行进，阿札和他的朋友分手时还行了脸贴脸的古老礼节。

阿札掂了掂干瘪的褡裢，闯进一个牧民家中，杀了羊子，要了糌粑、酥油这类食品。晚上，浪卡被一个女人的惨叫声惊醒，他发现白天给他们送酥油的那位小姑娘被压在了阿札高大的身躯下泣不成声，边地却像一条等着残渣碎骨的饿狗一样游荡在阿札的周围。浪卡想制止这种恶劣行径，没有想到马夫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从此，浪卡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浪卡冷冰冰地说：“偷盗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不应该是大侠你所为吧。”他崇拜的大侠可不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夜行者，他处处看不惯阿札等人的行为，看来一场同室操戈不可避免了。“看来你是不想要这些牛了。”阿札说。

浪卡到家之后，索保·多尔吉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说：“四个人十头牛，值得为此浪费子弹吗？不，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你结识了一个大人物。以后他们会送来比这多十倍的牛马。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吧。”

他又听到了叮当作响的马铃声。铃声是他的过去，也许还包含着未来。

浪卡与杂玛阿札分手以后，在他心中再也没有偶像了，反而多了一些追随者。但他都是独来独往，从不相信别人，每次

行动都能大获全胜，被誉为草原“雕”。可是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他在巴果部落劫获牛群归来时，被部落的兵丁给了一个措手不及的迎头重击，抢了他的枪，还说：“我们头人是个仁慈的老爷。老爷让我们给你留下臀部和坐骑。”在他的腰部以上抽了五十下马鞭。人们把他的绰号改为“留下臀部的雕”。这对浪卡来说比被杀了他两次还要难看。他发誓要对巴果部落实施报复。他从家佣中挑选了五名男仆，出其不意地洗劫了巴果头人的牧场，抢走近百头牛。打劫后的第二天，他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等了三天三夜，可是没有等到追兵。过了几天，当他们赶着牛群刚翻过一道山坡，部落的兵丁十多人冲杀过来。这座光秃秃的山坡，没有藏身之处。浪卡就像“荒野上的棕熊”完全暴露在众人的枪口之下。浪卡只好就地与对手展开拼杀。这是浪卡最难忘、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对方的枪声像炒豌豆一般密集，浪卡只好用多年相依为命的坐骑“黑色闪电”作掩护，进行还击。经过一个时辰的激战，最后以巴果部落带兵官等四人的死亡结束了战斗。浪卡的肩膀上也开了口子，“黑色闪电”中了十多发子弹，死于巴果部落兵丁的枪口之下。一个自称强盗大侠的人，在抢劫中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坐骑，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笑柄。尽管浪卡付出了失去坐骑的代价，但他仍是胜利者。当他凯旋归来时，萨迦部落头人噶欠那让的带兵官，在不知不觉中用枪口顶住了他的脑门，问他留下牛群还是留下尸首，还说：“留下尸首怕脏了我们的草场。”经过一场唇枪舌剑，浪卡同意把劫获的牛留下一半作为买路钱，白白地送给噶欠那让，临别时带兵官挽着印度麻纱衫宽大的袖口，传达了噶欠那让的指示，说：“你将来还会有麻烦。如果呆不下去了就到萨迦来吧。”

杂玛阿札和往常一样出没于西部牧场，而每次出征都要经过桑雄，未曾留下过半只羊肉的买路钱。浪卡就看不惯他的那种傲气，想择机杀杀他的威风，但每次都是被他父亲制止住了。

干旱的年份，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沿着河水是一溜枯瘦的那杂草，河流干涸的时候有很多鱼浮出水面，鱼鹰在河床的上空飞舞。萋萋的牧草刚刚从干裂的地表上钻出来，就被太阳烘烤成枯草，一种枯焦的气味散布于空气当中，有些牧家已空无一人几个月了，畜圈内外死畜的残骸上落满数不清的乌鸦，谁也说不清从哪儿飞来这么多的乌鸦。阿札等人又出发了。这是他们家“野狗”报来的消息。索保·多尔吉说：“拴好马，喂好马。时候到了。”索保家除了马厩里的七匹马，别的牲畜全部转移到南方去了。虽说南方也遭受了大灾，毕竟要比北方好一些。过了几天，杂玛阿札赶着八九十头牛和数十匹马在桑雄河边扎下营，炊烟升起来了。索保·多尔吉对儿子说：“该出发了。”于是索保父子俩吩咐男仆们，把阿札赶来的牛和马聚拢到门前。他们俩带着一个男仆径直向阿札的营地走去。当父子俩来到与阿札只有一程的距离时，阿札端起他的上了银叉的苏式步枪对准了浪卡。浪卡父子俩从马背上跳下的同时，枪管上的准心瞄在了阿札胸口的位置。浪卡在扣动枪机的同时向左一翻身，当他再次瞄准的时候，营地上已乱成一团。父子俩跨上坐骑，“格嘿嘿——”，他们喜欢发出这样的冲锋号。这大概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声音，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他们的人都不会考虑自己的安危。英国人入侵西藏时，藏人深夜突袭夜宿乃宁寺的英国远征队，在靠近远征队营地的一刹那，发出了“格嘿嘿”的冲锋号令，给了英国人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浪卡的那一枪正打在阿札的胸前，打碎了和护身符一起挂在脖子上的九眼天珠。他捡起那些碎石，放在他的噶乌^①里，让边地交给他的儿子，让他记住打碎这颗九眼天珠的人——索保·浪卡。阿札到底是一个大侠，当他死去的时候，脸上是心满意足的表情，微微张开的嘴仿佛想对浪卡说点什么。其实，这事有些蹊跷，浪卡并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他

① 噶乌：藏族随身携带的小佛龛。

只想对阿札说说关于这些牛和马的事情，没有想到阿札偏偏对他端起了苏式步枪，结果展开了一场射击比赛，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边地收拾好阿札的噶乌和九眼天珠，准备扒下阿札身上的羊羔袍子。多尔吉从腰上抽出那根长长的烟杆儿，冷漠的目光也斜着边地，说：“你总不会让我们收尸吧。”他点上烟，“如果，你还不死的话，就应该把阿札的尸首送到他家里，要不他会想家的。”第二天，萨迦部落前来追捕的人马赶到桑雄。这次是噶欠那让亲自带队来的，噶欠那让作为浪卡的侠布，营地就扎在离索保家不远的地方。索保·多尔吉对儿子的侠布以酒肉款待，还用哈达引导客人到家中做客。当噶欠那让准备回去的时候，索保·多尔吉捻着那几根山羊胡子，说：“我这儿子可不争气啊，他没有什么能耐，就是长得还算一表人才。这下倒好，耳朵上留下阿札的弹孔，你说这人的耳朵到底值多少牛羊？”噶欠那让做了多年的头人，但的确还没有给人的耳朵估过价，多尔吉给他测深浅，敲竹杠，他只有认了。最后，以两匹马和十头牛的代价圆了场。

浪卡金盆洗手，发誓不再杀生。他离开家乡前去纳木错朝圣。当他面对浩瀚的神湖和圣洁的神山时，他才意识到：在自然之主面前，人是最渺小的生命和最大的寄生虫，亘古不变的是大地，愚蠢而自私的人才会制造出花样众多的武器进行自相残杀。

张祖文

夏
日
无
痕

昌城是一个缺少女人的地方。

缺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女人，而只是女人比较少而已。那究竟少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而即使是到过昌城的人，比如说国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在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相当模糊的。但不管怎么说，也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昌城缺少女人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来，在人们头脑中千百年来就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思维，那就是在很多地方，男人的多少对大家来说仿佛无足轻重，甚至男人在很多场合可有可无，但如果缺少了女人，那就有问题了。而意识模糊的国民，没想到在昌城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在女人方面出了问题。

国民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女人，甚至可以说，女人对于国民，并不陌生。在国民读高中时，就有一个当时还只能算是女孩的女同学，跟国民好过。当时的国民，除了与那个女孩拉手之外，并没有其他动作，但那女孩却再三强调非国民不嫁。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有了高中时的基础，国民便在女人身上不断积累着经验。在同学之间，国民俨然成了一个情场高手，凡有一点恋爱冲动的男生都来找国民取经。国民也从不保留，总是将自己对于女人的经历与他们娓娓而谈。特别是在晚上开座谈会时，国民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讨论关于女人这一永恒话题的

主持人。也因为这时的国民对于“女人”这两个字太熟悉了，国民才不会想到，在今后，女人竟然也会成为自己的一大问题。

昌城的地理环境是国民大学毕业时想都没想过的。毕业时，只是听说昌城在西部大开发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有全亚洲最大的铜矿，开发前景不可估量。国民在大学时学的是地理专业，所以，他觉得那里应该能让自己发挥专业特长，他没有经过更多的考虑，便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昌城。

昌城四面环山，中央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都缓缓地流着，缓得让经过这里的人时刻都会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国民还注意到，这里的人很少。大街上的行人用眼睛都可以数得清。人们在街上慢慢地走着，各种动物，特别是一种本地牛，在大街上也像人一样怡然自得。动物仿佛取得了和人一样的地位，它们在大街上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事，人与动物相处得非常融洽。这里给国民的第一印象就是太静了，静得简直让人怀疑这里是不是现代版的世外桃源。不过这里有一点却让国民感到不便，那就是这里通往外面的公路极难修，而且现有的公路，都破旧不堪。正因为如此，昌城与外面的唯一通道，便是一条黄泥公路。这条黄泥公路只能并排行驶两辆中巴，且在山峰与峡谷之间蜿蜒着，坐车的人一见车窗下面缭绕的云雾，多半便会心惊肉跳，心脏不好的人还完全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交通的不便，导致了在昌城生活的人生活上的不便。这里与外界的联系，除了只能收到几个台的电视和经常断线的电话以外，便基本上没什么了。这里经常买不到新鲜的蔬菜，有时甚至连日常用品如牙膏牙刷都买不到，而这些不便，便给一些人，特别是女人带来了极度恐惧，这恐惧的后果便是，凡是从其他地方来昌城的人，只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便都会想方设法离开。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多也是能离开的就离开了。在离开的人中，女人又是最多的。这样，这个地方女人是出的多，进的少，这多与少的不平衡，便导致昌城成了一个缺少女